

凿光者 耕耘者

□吕永清

谭金辉《课间微课程》新书发布会近日在郓城县东城中学校会议室举办。

这是一个好消息。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,他自从教那天起,至今已躬耕教坛26年,先后被评为齐鲁名校长、山东好人等。2022年,更是以高层次人才的身份,被引进到济南。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,他竟在短短时间内再次创造了一个奇迹,先后让济南历下区砚岭学校、友谊小学实现了破圈巨变。

面对这样的巨变,你无法不关注他。说实话,我认识他,不是因为他是一个校长,而是因为他是一个诗人。在他担任郓城县双桥镇小学校长时,就出了一本诗歌集《一路向幸福走来》。

我就是在那段时间认识他的。在我印象中,他是一个十分勤奋的人,尤其是调到南城工作之后,他养成了一个习惯,那就是每天4点写一篇心有所感的千字文上传,不是心灵鸡汤,胜似心灵鸡汤。记得在那个时候,我们两个经常在凌晨4点左右的时刻相逢,相逢在网络上,相逢在微信群里,相逢在他刚刚出炉的带有温度的文字中。

记得一开始,我经常会问他:“你也没休息呀?是不是

也和我一样准备休息了?”这个时候,他总会哈哈一笑:“我已经起床了,正在写每天的小感悟。您还没休息吗?得赶快休息了。”再后来,这样的交叉就习以为常了,我去休息,他继续写他的“每日一得”。

休息前,我常常会站在窗前伸个懒腰,看看那些和我一样倦意沉沉、仿佛在打着哈欠的路灯。我和这些路灯,大概都是“夜猫子”,四点钟的城市还在酣睡,路灯的光晕里浮动着薄雾,远远看去,就像个瞌睡虫,就像在做着一个未醒透的梦。看着这样的一盏盏路灯,我忽然就会想起谭金辉。这家伙,这么早就起来敲击千字文了,如同农民趁着天未亮下地割麦子。只是,他收割的是浸润着思想的麦穗。这样的麦穗,更能滋养人的心灵。

说真的,我这个“夜猫子”与他这只“晨鸟”的相遇还是颇有点荒诞的。你想啊,当我在键盘上敲完最后一个句号,他的消息提示音恰在此时响起:“还没休息啊?又碰面了啊!”

是啊,又碰面了,单单这一点,就比杜甫诗中的“人生不相见,动如参与商”的情形幸运多了。参星和商星此出彼没,永远不得见,这是多么

无奈的事啊,纵然情感再好再深,那又有什么办法呢?而我俩,却能够“今夕复何夕,共此灯烛光”,天天相逢在黎明前,这得是多大的缘分啊?

只可惜,待我动了手术才懂得这世上的两种清醒:一种是被迫与长夜对峙的困倦,另一种是主动迎接晨光的清明。很显然,他属于后者,他是在用文字为每个黎明举行小小的升旗仪式,他是在用文字驱赶着黑暗,传递着温暖,为人们在黎明前开垦出一片精神的净土。

我是把黑夜当做终点的人,他却反其意而为之,将黑夜视为起点,用自己的文字迎接光明,他就是个迎接光明的人。不久以后,他的著作《每天都是一个向上的台阶》《为孩子系好人生第一粒扣子》先后出版。

我常常疑惑,那些文字是怎么从黑暗中生长出来的,且还带着夜气的清凉与晨光的希冀。现在看来,最终聚成《每天都是一个向上的台阶》的,就是他勤奋悟出来的温热文字。拥有教育者与写作者的双重身份,能在他身上出现如此奇妙的化学反应也就不足为奇了。他为什么能《为孩子系好人生第一粒扣子》?答案也就呼

之欲出了。难怪,他能《让老师成为教育家》,难怪他能拄着拐杖走进校园,与师生们相守在一起,任凭伤痛暖化开一张张笑脸。的确,教育哪有那么多宏大的叙事?那不过是一个人不肯辜负晨光,又顺便点亮了几盏灯,让孩子们的眼里始终映着那个不肯缺席校园的身影。

真正的教育,往往就藏在这些看似平常的坚持里,比如他刚出版发行的《课间微课程》。谁能想得到?课间十分钟竟在他手里变成了精妙的微课程,且还能让孩子们乐意从之,欣然融之。这让我的感慨一下子断片了,懵懂间竟无言以对。既然语塞,那就借用诗歌的语言来抒怀吧,谁让这些精彩都发生在所有时针转动的缝隙里呢?那些被多数人用来喝茶闲聊的碎片时间,经他点化竟成了滋养心灵的绿洲。

课间十分钟,在他手中焕发出了惊人的生命力,这也从另一个层面解读了教育。教育,何止是教书育人?教书育人以外的精髓,往往不在秒针跳跃的钟表里,而是蕴含在心跳之间。恰如他每天早上四点挥就的千字文,秒针和键盘声在寂静中格外清脆,像极了晨露

滴落在石板上的声响,像极了晨露汇聚成小溪而后再又汇成了书页间的江河。

教育哪有捷径?文学哪有捷径?不过是将自己活成一块海绵,白天吸收师生的悲欢,夜晚再拧出思想的汁液。对于这一点,我这个“夜猫子”深有同感,用呕心沥血、殚精竭虑来形容,一点也不为过。不是吗?教育从来就不是惊天动地的,而是日复一日的守候。他把自己当成了一个耕耘者,一脚踏在教育上,一脚踏在文学上,用文字记录着时间的刻度,用文学诠释教育的真谛。

说到这儿,我不得不为他点赞!是他用键盘声惊醒了栖在树梢上的第一缕晨光,并和此起彼伏的鸟鸣交织成了一支温馨的晨曲。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,竟然还有人保持着这样的书写习惯,这本身就是对教育、对文学最动人的诠释。

我相信,那些在黎明前写就的文字,终将会成为照亮他人前路的晨光。为此,我这个已然“改邪归正”的“夜猫子”,不仅为他写了诗歌,还要用这篇匆忙而成的文字为他喝彩,谁让他转身之间,又从凿光者变成晨光中的耕耘者了呢?

真情驿站
henqingyizhan

碗底的太阳

□张霜

那些年,村里庄稼因时旱时淹的天灾,收成总是不理想。一年下来忙忙碌碌,微薄的粮食收入仅能勉强维持一家人的吃喝,基本再无剩余。若是家里有结婚生娃或是供读高中大学的任务,拮据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。于是家家户户便另寻谋钱出路,精壮劳力外出打工,为家庭增添一份经济收入。

父亲虽五十上下,但常年辛苦劳作,身体多处劳损,难寻称心的工作。于是,母亲便跟随村里人外出打工。父亲在家种地,闲时去附近村的砖窑上打零工。即将升初三的我,

便和父亲相依生活。

暑假正值北方的雨季,那年的暑假雨水格外多,倾盆大雨持续十几天。入秋虽至,雨水仍淅淅沥沥下个不停。地里庄稼早已被洪水淹没,各家各户忙着数点自家面缸里仅存的米面,紧巴巴算计着每日三餐。

屋漏偏逢连阴雨,家里多年的土坯厨房在淅淅沥沥的雨中苦苦支撑。先是从墙缝里如蚯蚓般淌出黄色的泥水,渐渐地,泥水如注。终于,难抵雨水的浸浸,房顶在一阵暴雨中轰然倒塌。父亲只好在大门底下用两块砖支起小锅灶,勉强父女的一日三餐。

又是一个淅沥连雨的傍晚,写完作业的我开始准备晚餐。袋子里还剩一些面条

和一个仅存的鸡蛋,就吃面条荷包蛋吧。我找些稍微干燥的树枝,在大门底下支锅添水,准备下面条。开水像个活泼的精灵在锅里翻滚跳跃,我放入面条,打入那个仅存的鸡蛋。荷包蛋外层乳白透亮,内里流动着鲜嫩的蛋黄,香味四溢,令人垂涎欲滴。我拿出小碗,用勺子小心翼翼地将荷包蛋舀进一个碗里。父亲多日操劳,加上最近食不果腹,这个蛋还是留给父亲吧!我咽下口水,不动声色地将两只碗盛上面条,把那只荷包蛋严严实实地盖在父亲碗底,端到了桌上。尚未察觉的父亲像往常一样拿起筷子吃起面条来。我正暗暗窃喜秘密未被发觉时,那颗金灿灿如太阳般的

荷包蛋从父亲的碗底现了出来。父亲抬起头来望着我,还剩几根面条的碗。

“霜霜,咱家还有几个鸡蛋?我碗里有,你碗里咋没鸡蛋呢?”

“我,我都吃完了。”我顿时脸一红,心砰砰直跳,生怕父亲察觉到我的秘密。

“吃完了?我只看见你吃面条,没见你吃鸡蛋呀?”父亲疑惑地抬头望着我。

“家,家里只剩下一个鸡蛋了,所以……”

父亲瞬间明白了。抬着的头缓缓低下,目光也随之黯淡下来,手里紧紧攥着那双筷子。他夹起那只金灿灿放光芒的荷包蛋,缓缓放到我碗里。

“吃吧,孩子,你吃,吃完有力气学习,来年还得考一中呢!”

“我……”

泪水不停地在眼眶里打转,滴落在诱人的荷包蛋上。我没有勇气抬起头看父亲的眼睛,用颤抖的手,夹起碗底的这枚“太阳”,哽咽着吃了下去……